

清华 汉学 研究

第三辑

葛兆光 主编



清華漢學研究

第三輯

主編 葛兆光

清 華 大 學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首次发表国学大师王国维致日本友人内藤湖南的三封未发表过的书信和未发表过的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信,收录了“二十世纪国际汉学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论文十一篇;在“旧文新刊”栏目中,选登了解放前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王忠先生的论文“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在新作方面,收录了晚清白话研究,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关于钢和泰的研究,汉人对叙述的理解等方面的论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汉学研究 第三辑/葛兆光主编.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ISBN 7-302-01185-0

I. 清… II. 葛 III. 汉学-研究-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6516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邮编 100084)

印刷者:北京市清华园胶印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3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名:ISBN 7-302-01185-0/I·26

印 数:0001~1500

定 价:16.00 元

《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

目 录

- 王国维未刊书信(三通) 王国维(1)
- 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 葛兆光(4)
- 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 徐雁平(8)

旧文新刊

- 安史之乱前后文学演变问题 王 忠(15)

“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 编者按 (70)
- 以美学为例反思西方在中国的影响 [德]卜松山(74)
- 日本之中国哲学研究学科的确立
——京都大学的情况 [日]坂出祥伸(79)
- 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传统与真实 [美]韩大伟(86)
- 日本道家文化研究的意义 [日]蜂屋邦夫(98)
- 聋子的对话
——关于域外域内中国史研究的沟通困难(提纲)
..... 朱维铮(115)
- 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实证论及其价值(要旨) ... 严绍璁(117)
- 中国学家的小说史研究
——以中国人的接受为中心 陈平原(120)

- “国学”与“汉学”
 - 在“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刘 东(127)
- 巴纳博士的汉学成就(提纲) [澳]祝敏申 华觉明(131)
- 关中地区民间水利组织与管理方法 [法]蓝克利(147)
- 问题、兴趣与方法
 - 以日本、欧美与中国的道教研究思路和方法为例
 - 葛兆光(153)
- 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 李学勤(158)
- 《唐五代韵书集存·辑逸》补遗 刘国忠(165)
- 晚清白话问题研究 黄振萍(187)
- 汉人：叙述的理解 [美]郝大维 安乐哲(262)
- 关于钢和泰师承、学养、授业、学识及影响的几则实例
 - 刘以焕(277)
- 编后记 (287)

王国维未刊书信(三通)

(一)

敬启者,本欲诣谈,想近日 忙甚,是以未果。叔翁所托,求大学向税关证明者,顷已检得目录,计战迹图铜版二枚,土制偶人鸟兽,并一切明器共一百三十二件(旁注:均瓦制零星小品),祈请接洽为感,但此件已到沪否,尚未可知,如未到沪,则渠归时不及携来矣。叔翁大约二十六日返京都,并同,专此,敬请

湖南先生撰安

国维顿首

(旧藏嘉道间人家花卉集册,奉呈 左右,祈 晒纳。内戴文节一页非真,乃 先君子少年时戏笔也)

【按】《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王国维资料》原编1号,无信封。

(二)

湖南先生执事:阔别三年,时深驰想,敬维起居多胜定符遥颂。秋冬间,金君颂清返沪,承赐京都大学新印《三国遗事》(并《艺文杂志》)一部,前见东大校本,颇有阙佚,今得足本,快慰奚似?敬谢敬谢。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唐写本陆

法言《切韵》三种，今夏伯希和以景片寄罗君许，以一时未能景印，手间曾手抄一部，即以付印，今已印成，寄上三部，一请察收，其二本请转交狩野、长尾两先生，又，吴门曹君直侍读藏敦煌曹元忠所刊《毗沙门天王像》，因印《切韵》之便，亦假得付印，今寄奉十纸，亦请督收。今冬严寒，近日至零下二十度，笔砚皆冰，不能多书，近年为友人编纂书目，虽见闻较广，而研钻鲜暇，今年编纂文集，删繁存二十卷，已付排印，已成数卷，大约明岁之末，方可告成。届时再寄呈教。专肃敬候

起居不宣

王国维再拜

狩野、长尾诸先生均此不另

【按】《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王国维资料》原编2号。有信封：“日本京都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历史科教授室 内藤虎次郎 样 台展，上海大通路三百九十二号 王国维寄”。

(三)

湖南先生执事：濒行时两诣

尊居，均值

公出，甚怅怅。比维

起居□福

撰述多娱为颂。维自上月到沪，卒卒鲜

暇，未能致书，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

况重以

友朋之乐，讲论之益乎？此次反沪，因英人

哈同君拟出一学问杂志，招维主其事，

逮到沪后，知事尚可为，因就其聘。现定

于来月出版，杂志体例与《国学丛刊》

略同,届时当寄呈请

益。兹因罗先生归东之便,附函敬候

起居不一

王国维顿首

【按】《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王国维资料》原编5号。有信封:“敬祈
携交 湖南先生 惠启 维缄托”。

王国维致内藤湖南佚札跋

葛兆光

听说日本收藏有一些王国维的未刊书信,是好几年以前了,王氏在异域留有遗物,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就像1916年他自己在日记里说的,“自辛亥十月寓京都,至是已五度岁”,自从1911年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除了1915年3月曾经短暂回国外,在日本客居了五年,一直到1916年的2月才回到上海。在日本那些年里,他自己感觉是他“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的五年。京都是日本中国学的中心,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日本学者,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书信留在那个他居住了五年的地方。其中,被认为是近代日本汉学开创者之一的内藤湖南是他最相契的学术朋友之一,可是现在收集王氏书信最多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却只有1924年1月30日的那一封,这当然让我觉得应当到日本去寻访一下是否有失落的佚札。

其实,在1994年我第一次访问京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内藤先生的藏书大多已经被关西大学收藏,而且已经建立了“内藤文库”。虽然关西大学的坂出祥伸教授由于主持翻译我的《道教与中国文化》而早就已经有了交往,但初次见面却不便贸然提出非份的要求,何况当时内藤文库还在整理之中,主人热情地引导我看了设备非常先进的图书馆,还送了我《内藤文库》的第一、二本书目之

后,我只好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请求又吞回去,虽然有“失之交臂”的遗憾,但也不想初次见面就给人有失礼的不快。其后也曾请朋友询问,但得来的消息却让我更加不敢开口,据说按一般的规矩,收藏者不会把自己还没有整理好或研究过的资料白送给他人。这一误传让我产生一个非常自然的联想,这就像中国考古发掘的规矩一样理有必然,于是,我愈发不再想这件事情了。直到今年,我应邀到京都大学任教,几次与坂出教授见面,聊天、喝酒、唱卡拉 OK,都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在 4 月里,我提出到关西大学图书馆去看书时,坂出教授却主动地邀请我去看“内藤文库”,这当然让我有些喜出望外。于是,4 月 21 日,在坂出教授陪同下和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布川香织小姐引导下,看到了这一批很久以前就想看的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的书信。

内藤文库的珍藏当然不止是王国维的书信,以内藤湖南在日本汉学界的地位,与他往来的中国学者也极多。在那里看到的各种藏品中,我们就看到了沈曾植的字、杨守敬的信,当然还有罗振玉的亲笔书信和几种条幅,从文物的角度看,也许那些字画的价值比起王国维的书信更高,不过对于关心清华前辈学者和近代中国学术史的人来说,王国维的那些遗物就格外珍贵。

遗物中除了几封书信之外,还有王国维手书《壬子岁除即事》(又向殊方阅岁阑)诗稿、手书《湖南先生壮游赤县,自鲁南来访余海上,出赠唐写古文尚书残卷(景本),赋诗志谢并送其北行》(安期先生来何许),又有《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手写稿一册,这部稿子首页写有“此稿写定时,尚有可改正之处,然大致如此,先行呈览”一行,大概是专门抄写给内藤阅读的,里面有若干改动处,值得学术史研究者仔细考察;还有一份从巴黎所藏唐卷子本转抄的《北齐修文殿御览残卷》,用双照楼写本笺纸,共 12 页,此外,还有一份油印的《蜀道难》(对案辍食惨不欢),共 3 纸,这些遗物当然弥

足珍贵,不过,我还是最关心那几封书信。

承蒙关西大学图书馆布川小姐的厚意,居然同意把所有珍藏的书信和其他资料都给我复制一份,于是,今年7月回国之后,可以从容地把它们与各种已发表的书信一一对照。原来,现存的4封书信中,只有一封即1924年1月30日的那一封,已发表于王德毅《年谱》281页,也收录于《王国维全集·书信》385页,不过字句略有异同,而且他们都没有看到信封,现存的原件有完好的信封,上面是这样的:

日本京都市上京区田中野神町二十番 内藤虎次郎

样 台展

北京织染局十号王静安寄

附:王子婴次庐跋一、二

而其他3封,则没有发表过。据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布川小姐说,我们大概是第一批见到这些书信的外国人。现在,我已经征得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同意,把它们发表在这里,因为我并不研究王国维,只是给王国维研究增添一些新的资料,至于这些书信具体内容与价值的考证与发掘,则有待于王国维研究的专家。

在这批书信之外,顺便说一段往事。1918年,内藤湖南曾经想请王国维到日本大学任教,但王国维没有接受。从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的通信中可以感受到,王国维其实对京都的生活和学问是很留恋的,不仅是“每想东山山色,如在目前,况重以友朋之乐,讲论之益乎?”而且在滞留日本时,还会从自己的体会中替日本的社会政治前途担忧(致铃木虎雄,1912年11月15日),离开日本后,还会与他们互相激励,讨论“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致狩野直喜,1920年)。不过,尽管有对日本的眷恋,但他终于没有留在那里,而是回到了他曾经为之痛心疾首,而且最终令他不能不

投湖自沉的故国。

在他回国后,那几个与他关系很深的日本学者一直没有忘记他,书信往来是当然的,内藤和神田也曾经到中国看望过他。直到他临终前的1927年5月底,即自沉于昆明湖的4天前,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和三宅俊成还去清华学校的宿舍拜访过王国维。据三宅的回忆,在访问的三小时中,王国维与他们谈到了“学问与时局”,而且他还察觉到王国维对叶德辉之死的愤怒和忧虑。日本人对于王国维的死,也是反应最快的,在关西大学收藏的内藤遗物中,我们还看到了王国维去世的当天,驻北京的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社的松浦嘉三郎给内藤寄的明信片,“刻闻王静安老今晨在清华园自戕而死,原因未详,嘉拟明早星驰吊候,可哀可悼”。第二天,松浦又给内藤与狩野寄了一封相当仔细的信,叙述王国维的死与当时政治变化的关系,也描述了王氏自沉的鱼藻轩,“此地莲花渐长,鲤鱼云集,野鸭弄水”。过了12天,他又给内藤写了一封信,报告了王氏身后的遗物处理,如“草稿类由目下清华学校之陈寅恪、吴宓整理中,《古史新证》、《耶律楚材年谱》肯定可以出版,现正在制作目录”。同时也报告说,宣统帝已经赏赐王氏2千元,特谥“忠愍公”。在内藤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了日本学者特地为王国维之死而印制的明信片,70年过去,明信片显得有些旧,有些黄,但当年却是相当精美,我知道,它是卖不出去多少的,但是它却寄托着日本学者对王氏的怀念。

1998年11月29日草于清华园

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佚简

徐雁平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是教会大学系统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学术机构,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和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在做一点关于“文研所”的考述工作时,得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员何庆先先生的慷慨帮助,看到了文研所的主要创办人之一、该所主任李小缘(1897—1959)先生保存的部分关于“文研所”的档案和与之相关的名人书信,如郭沫若、朱自清、钱穆、蒙文通、常任侠、滕固、顾颉刚、钱存训、吕叔湘、闻宥等人的信,这些信中除郭沫若、朱自清的几封信公布外,其余似均未面世。尤令我欣喜的是看到了闻一多先生的四封信,此四信写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7月之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第12卷未收录,《闻一多年谱长编》也未提及,现将这四封佚简公布,可稍补二书之不足。今年适值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此四信来纪念这位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人士,也是相当有意义的。与此四信相对应的是,李小缘先生致闻一多先生信件草稿亦完整无缺。李闻书信一来一往,更可见当时他们学术上的一段交往。

金大“文研所”成立于1930年春,1951年结束,规模虽不大,但

先后集结了商承祚、陈登原、黄云眉、吴景超、雷海宗、徐益棠、吕叔湘等一批一流学者，并出版了诸如“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等一批学术著作。抗战爆发后，“文研所”随校迁至成都华西坝华西大学校内，此时“文研所”研究人员变动较大，在所人员不多，因此李小缘先生便着手物色人选。他曾留学美国，可能在留学期间已经结识闻一多先生。李先生于是从1939年10月开始写信给闻先生。双方来往信件共九封（其中李先生五封，闻先生四封），以下将九封信录呈如下：

一多我兄惠鉴：九月初旬，在滇偕[潘]光旦兄诣府晋谒，乃幸运不佳，实逢我兄前一日疏散下乡。既而再访光旦兄，亦已下乡，何运气之不佳乃尔，岂吾人能见与否亦有前定之缘耶？一笑。此次专诚拜谒，意欲约吾兄来蓉，共同在一处作研究工作，不识我兄愿闻否也。名义为敝所专任研究员兼国文教授，授课每周五钟至六钟，余为研究。研究无限制，而重在指导学生研究。薪金每月三百元整，实付无折，此为敝校最高之额数，所中现在仅有弟与商锡永[承祚]二人，既无政治活动，又无互相倾轧之病，纯粹研究性质，不识尊意以为如何？请开示研究计划，并请开列研究需要书籍，以便购置或添配可也（愿意屈就，请惠我数行，无任感禱）。近在蓉见梁思成兄，得知我兄自长沙拜别后今已为美髯公，据光旦兄所谈益佩。我兄近日之煦煦，不辍笃实敦厚以珍学也。

蓉中生活较为廉，而蓉又为川中文化中心，沿岷江嘉陵江流域，不乏汉唐遗物，关心中国文化者足迹已寄西南，岂可独舍蜀而不游乎。佛西兄亦在蓉中家。接信后希示覆为感

专此敬愿顺颂

撰祺

廿八年十月九日

小缘吾兄左右：奉大札知台旌勇，一度莅滇，适弟已于前一日疏散下乡，多年阔别，竟慳一面之缘，怅甚之。猥蒙过爱，相约加入贵所工作，本当承命前来，奈弟家口过多，弱妻稚子，事事皆须弟亲身将护，若举家迁蜀，无论山川修阻、途中困难甚多，即川资一项，在此时期亦非咄嗟可办。实则来蓉之举，于弟个人有百利无一弊，弟年来研究兴趣颇浓，所涉方面亦复广，联大图书馆之贫乏，吾兄谅已深知。蓉城为西南唯一之文化都会，加之风闻贵校迁出时图书全部携出，复有固定经费添置新书，为工作方便计，弟未有不愿前来之理。至蜀中胜境，渴慕已久，藉此一偿夙愿，又其余事也。叨在末知区区之衷心必蒙鉴宥

此敬颂

著祺不一 弟闻一多拜 九(十)月十六日

一多吾兄史席：十月十六日惠覆于十八日收到，已有考虑屈就之意，无任翘盼之至。至于川资一项，敝校向无先例，惟以兄台个人特别研究关系，故一再与校中当局磋商，故一方将薪金提高为三百卅元，此为特种研究讲座；一方并以台端到校之日早一月付薪，或可藉以解决川资之一部分问题。敝校图书馆藏书仍多存南京，仅到蓉十分之一，而敝所藏书曾运存至婺源，惟敝所到蓉后仍继续收集，以谋实用，兄台如有何介绍，自当遵办不误也。敝所内容以及兄台研究工作，前函已言及之，无庸赘述。惟愿兄台首肯，自当早日寄上聘约，倘能于下学期开学始到，校方尤所感盼。叨在知己，故特直率陈之，如有冒昧之处，容后再谢。草草不恭，专此敬覆顺颂

著祺不宣

弟李制小缘谨上

廿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一多我兄道鉴：十一月卅日曾上航函一通，寄晋宁县北门街苏宅，料早入览，久未奉覆为念。转瞬本学期完结，下学期即将开始，我兄是否能来，祈早示覆。如能来，拟开何课，祈开示，以便学生选择，如不能来，祈示知，以便早日另筹办法也。临颖神驰，不胜依依。敬希惠示为禱

民国廿八年十二月貳日

大意谓薪可增至三百卅元，如此可多出三百六十元，再加早一月取薪，则可有七百元上下以为旅费。此信如你困难在旅费，则有此办法。如有其他困难祈告知，弟能尽力解决之处，无不尽力代为解决。

小缘吾兄左右：月初接奉手教，藉悉一切。弟不能离开此间之困难，实不祇一端，前函偶尔述及旅费事，特举其最现实最具体之一例耳，乃承吾兄过爱，再度相邀，并商得贵校当局同意提高待遇种种办法，尤令弟惭恧莫遑。比奉手教，本拟即赴昆明向敝校当局商酌并探询旅行种种手续，适舍间女仆（自北平携来者）病重，乡间医药复不便，以故不敢离，诚恐内子事忙，万一看护不周或致不救也。迨至上周女仆病退，弟始克赴昆明一行，结果种种方面皆与愿违。第一，弟在敝校本年适在休假期中，敝校章程规定休假期满后必需在校中服务一年，此次曾托故与当局商量请求变通办理，未蒙应允。弟以在此八九年之久，于感情上实不便过分坚执也。至旅行方面，则公路因军运关系，客车久已停止通行。近来川滇交通除飞机外，公务人员则间有乘专车者。此二者在事实上财力上几皆为不可能，如系弟个人只身来蓉城无困难，然弟不能只身

前来,家庭方面牵挂极多,则前函已言之甚详。总之在学术方面弟实极愿前来,徒以人事上困难太多,虽屡承吾兄及贵校当局设法解决,亦枉费心力,高情厚谊,私衷感谢,匪言可喻。贵校方面仍祈吾兄转达此意,不胜大愿之至。此敬复藉颂

教祺

弟一多再拜 十二月廿八日

一多我兄道鉴:十二月廿八日惠书敬悉,我兄虽一时不克来敝校研究,休假后一年或可来敝校屈就,当为志以记之,姑先预约于此可乎?民国卅年四五月间当再函邀可也。兄台于国文一门交游甚广,知交必多,倘蒙鼎力推轂,请先以学历经验薪金著述数事示知后,仍希先容为感。敝校出版《金陵学报》,为弟拙编,已出七卷。自抗战以来停刊两载,今谋恢复,又苦无稿,欲广为征求,又赧而无报,难于启齿。久仰我兄论著丰富,考证精详,倘蒙见惠鸿文,增光篇幅,学报幸甚,弟亦幸甚,当尽先付梓,以单行本二十册奉贻,不识高明其许我乎?尽闻滇省警报甚多,晋宁一处尚平安否?念念。专此敬恳,草之不恭,顺颂
著祺

廿九年一月廿二日

小缘吾兄左右:一月底奉到手书,承嘱为贵校学报撰稿,此因事繁,未暇起草,牵延两月,至本月初曾制成一文,稿已录清,即待付邮,忽发生新意,文须改作,又苦于参考书